

臨川先生文集

十六



書

上田正言書二

謝張學士書

荅李秀才書

荅孫長倩書

上杜學士書

與孫莘老書

上徐兵部書

上宋相公書

上富相公書

上張樞密書

上郎侍郎書二

上運使孫司諫書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上田正言書二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郡  
 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與  
 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  
 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感爾  
 倘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  
 執事獎之執事知其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  
 道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一殿廡下對方正策指屋天  
 不利害書不謹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刑



科爲進取一途耳方此時親執事意其若今所謂舉  
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  
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  
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  
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瘳然若不可治  
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瘳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  
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  
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邪豈不免若今之所  
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  
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  
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  
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  
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  
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  
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  
是若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悻悻之  
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蓋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  
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  
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  
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  
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二

其問公卿大夫之名與寵兼盛以出必有大功以宜

之否則君子撫之執事姿略穎然出常士之表應進士中甲科舉方正爲第一將朝車通舉刺史事又善策得墨書召名與寵不已兼盛於世邪所未較著者功爾本朝 太祖武靖天下 眞宗文持之

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釋鬻者蓋數十年近世無有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羌酋梗邊主上方覽衆策以濟之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難以一二計爲執事議者曰朝廷藉不吾以宜且自贊以植顯效疇天下屬己之意矧上惓惓然命之乎此固策大功之會也抑聞之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汗執事少名與寵可謂易汗易缺者必若策大功適足宜之而已可無茂邪恭惟旦暮輔佐天子秉國事修所當設張之具復邊人於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目者盈其願而退則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是才名顧不獲此寵公孫季有此寵不成此功有此寵而成此功者宜在執事不完在它草鄙之人不達大誼辱獎訓之厚敢不盡愚

謝張學士書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愧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獎非所望也朋友道喪爲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謫於後自己爲多矣况足下之明耶每望教督而終未夢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心見存不勝幸

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勝思懷也

荅李秀才書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為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阨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為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某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荅孫長倩書

孫君足下比過江寧家兄道足下雖穉年有奇意欲務古人事於今世發為詞章尤感切今世事蹙蹙有可畏愛者語未究足下來門見示以文見責以教誨觀足下所為文探足下志信然獨責教誨為失其所焉爾古之道廢踣久矣大賢間起廢踣之中率常位庠澤挾萬不救一二月下日更薄惡官學者不謀道主祿利而已嘗記一人焉甚貴且有名自言少時迷喜學古文後乃大寤棄不學學治今時文章夫古文何傷直與世少合耳尚不肯學而謂學者迷若行古之道於今世則往往困矣其又肯行邪甚貴且有名者云爾況其下碌碌者耶反於是其亦幾何矣足下何覺之早邪其亦謀道而不主利祿者邪語曰塗之

人皆可以爲禹蓋人人有善性而未必善自克也若  
足下者克之不已不惑以變其又可量邪走將企譬  
嗟慕之不遑於教誨乎何敢

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  
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  
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  
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糾  
詰接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後定生民  
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庫府舟車  
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  
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隣列而爲藩  
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  
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  
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  
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  
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  
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  
必久而后可要以效哉且以爲世之士大夫無足寄  
以重獨執事爲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於天下而  
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其蒙恩  
德最厚一日失所依壞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  
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與孫莘老書

某昨日相見殊怱怱所示及信獄事深思如此難處  
足下試思其方因書示及今世人相識未見有切磋  
琢磨如古之朋友者蓋能受善言者少幸而其人  
善人之意而與游者猶以爲陽不信也此風甚可患  
如某之不肖雖不爲有道計足下猶當以善言處我  
而未嘗有善言見賜豈以爲不足語乎足下尚如此  
復何望於今世人也是爲事某亦雖多復辨論非敢  
自強蔽以所識直以爲不如是則亦有所未悟彼此  
之理不盡在他人恐以不能耐受其說而欲是者因  
而已在足下聰明想宜知鄙心要當往復窮究道理  
耳古之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蓋無朋友則不聞其  
過最慮之大者况某之不肖所學者非世之所可用  
而所任者非身之所能爲忍心拂性苟取衣食而冒  
人之寄屬其大過宜日日有方理稽求可以自脫冀  
足下時見諭也鹽秤子搔擾事幸疏示其詳不敢作  
足下文字施行要約束今後耳足下既受人民社稷  
於上官勢亦不得有所避避太過則其事將不直而  
職事亦何由理也如鹽秤子事悉望疏示自足下職  
事然某不敢漏露也至麾嶺鄉詩奉寄一覽也秋冷  
自愛

上徐兵部書

蒙執事界之嚴符開以歸路暮春三月登舟而南  
江絕湖縣二千里風波動悍雨潦湍猛窮兩月乃  
蒙展先人之墓寧祖母於至十年紫纒一旦釋去



戴執事之賜此時惟重選職不時以懼以慙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爲遲遲也不識執事謫之賞之宜將何如區區之懷無以自處矣恭惟執事實通精明暴著有年宜留本朝輔助風教利權之柄國家誠重薦紳之論猶爲嗟咨寵靈降集可拱以俟伏惟爲國自壽迓迎休福某此月治行承序於左右在旦暮矣下情無任依歸頌願之至

上宋相公書

某愚戇淺薄動多觸罪初叨一命則在幕府當此之時尤爲無知自去吏屬之籍以至今日雖嘗獲侍燕語然不能自同衆人之數也閣下撫接顧待久而加親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閣下發使弔問特在諸公之先而所以顧恤之尤厚此蓋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育成就人材哀念一日之雅而忘其終身不肖之醜顧在私心宜何以報當閣下以三公歸第四方奔走賀慶之時而某尚以衰麻之故不能有一言自獻以贊左右之喜歲時不居奄及喪除可以有獻矣然所能進於左右乃不過如此蓋心之委曲有不勝言冀蒙有以恕之而已伏惟閣下以直道相先帝雖已不在政事之地然絕德至行九州四海所共矜式朝廷大議在所謀謨伏惟爲時自重幸甚

上富樞公書

某以閣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在常人之情固以歸德於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天子進天

下工而其適以不肖誤在選中閣下非故爲賜也則  
某宜不知所得矣及以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閣  
下以上宰之重親屈手筆拊循慰勅過於朝夕出入  
牆屏之人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槩  
於私心而雖在攀號摧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近  
聞以旌纛出撫近鎮而尚以衰麻故不得參問動止  
卷卷之情何可以勝日月不處旣除喪矣而繼以疾  
病又念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達故曠日引久而闕  
然不即叙感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察之而已伏  
惟閣下以盛德偉譽豐功茂烈爲天下所嚮往而又  
忠言讜議終始如一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勤於祝  
頌也伏惟體道爲國自重以答輿人之心幸甚

上張樞密書

某意陋福迫不知所向在京師時自以備數有司而  
閣下方斷國論故非公事未嘗敢以先人之故私請  
左右脩子姪之禮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閣下方以醫  
藥自輔哀疚迷謬闕於赴告凡此皆宜得踈絕之罪  
者也然閣下拊循顧待既久而加親追賜手筆哀憐  
備厚當是時某方纍然在喪服之中無以異於全存  
故不能有所獻以謝恩禮之厚今旣除喪可以叙感  
矣然所能致於左右者不過如此蓋拳拳之心書不  
能言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亮之而已伏惟閣下  
以正直相天下翊堯戴舜功不世有辭寵去寄而退  
託一州所以承下風而望餘澤非特門牆小人而已

伏惟爲國目重幸甚

上郎侍郎書二

某啓伏念先人爲韶州明公使按其部存全挽進誼固已厚先人不幸諸孤困蹙而又遭明公於此時閔閔煦煦視猶子姪兩世受惠缺然不報唯其心不敢一日置也身賤地遠又不敢輒以書通左右得邑海上道當出越庶幾進望庭下解積年企仰之意失於問聽到越而後知安車遷在杭也不敏之罪無所辭誅伏惟尊明赦之不遽弃絕以終夙昔之賜幸也不敏必然覲也旣到職下拘於法不得奔走以詞下從者伏惟以道自壽下情不任惓惓之至

二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墻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隸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蜀牋充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

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尚不忘

上運使孫司諫書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竈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又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搖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爲慮也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頭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聞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許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撻以督之鞭撻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許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上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

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  
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閤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  
閤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閤下之爲方爾  
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閤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  
其竊以謂閤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  
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  
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  
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  
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閤  
下惜此也在閤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爲  
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  
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閤下常立天子之側  
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復之乎  
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爲而不得者如此等事豈待  
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  
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爲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  
然閤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閤下  
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  
易知較然不待其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  
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  
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  
有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  
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  
惟閤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

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某今日遂出城以西度到潤州必得復望履焉故不敢造辭以戀起居明州司法吏汪元吉者其爲吏廉平州人無賢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有論利害事一編今封獻左右伏惟暇日略賜觀省其言有可採者不以某之言爲妄則儻可以收備從吏役使有仕進之望乎蓋薄惡之俗士大夫之修行義者少矣况身處汙賤之勢而清議所不及者乎勸獎之道亦當先錄小善務以下流之有善者爲始今世胥史士大夫之論議常恥及之惟通古今而明者當不以世之所恥而廢人之爲善爾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七

書

上引太博書二

上人書

代人上凌屯田書

與祖擇之書

與孫子高書

與孫侔書三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三

答孫元規大寮書

答孫少述書

答王諶校書二

答張幾書

答楊忱書

答陳柅書

答余京書

答王景山書

上張太博書二

某愚不識事務之變而獨古人是信聞古有森森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書閉門而讀之不知憂樂之存乎己也穿貫上下浸淫其中小之為無間大之為無崖岸要將一躬之而已矣中不幸而失先人母老弟弱衣食單有寒餓之疾始慙然欲出仕往即焉而乃幸得於今年矣唯是憂患疾疴

筋力之懦而神明之昏也學日以落而廢職之咎幾不能以免其敢出所有以求世貴者之識哉其亦偷祿焉而已矣今也執事延之勤問之密而又使獻其所爲文其又敢自開匿以重不敏而虛教命之辱哉謹書所爲原說誌序書詞凡十篇獻左右夫文者言乎志者也既將獻故又書所志以爲之先焉冒犯威重惟赦之

二

某意味淺薄不知所以爲文得君子過顧不能閑伏所短以終取憐聞命之辱輒具以獻追自悔恐且得罪戾而夫所以望於君子者伏蒙執事有時之盛名而不以矜愚有使者之重而不以驕微賤報之書授之欲其至於道加賜所作使得規而法之誠見執事之賢於人也賢與衆人之所以異不在此其將安在伏惟執事之用心持久而力行則環偉闕廓自重之七將皆願綴於門闌之游豈獨某哉其將從某者始也既拜賜敢不獻其將然

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



二子若徒語人以其辭而作文之云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白而得之也白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上凌屯田書 代人作

俞跗疾鑿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欲然以爲己病也雖人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隱而虞俞跗之心其族媼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慶困塞先大父棄館舍于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窆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窆故犯春秋之義佛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

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  
難而悼厄窮人之俞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焉  
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  
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  
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  
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  
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  
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  
非流焉則淫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末之末當  
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諄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  
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諄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  
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  
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  
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  
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悻  
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褊迫  
陋庫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  
雖自知明敢自蓋邪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因  
叙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與孫子高書

子高足下尋賜教獎勞實渥反復誦觀慙生於心某  
天介踈撲與時多舛始者徒以分貝弊無以養良故應書

京師名錯百千人。予不願過爲人知。亦誠無以取知於人。獨因友兄田。以通得進之仲寶。二君子不我愚而許之。朋往往有溢美之言。實疑於人。抑二君子實過。豈其願哉。兄乃板其辭以爲貺。是重二君子之過而深某之慙也。其取承乎。兄粹淳靜深。文彩焰然而摧縮鋒角。不自夸。奮具大樹立之器。人所趨慕。宜擇豪異而朋之。顧眷眷於某。豈今所謂同年交者。固皆當然哉。某願從兄。以所誠不待同年。然後定也。承日與介第講肄圖史。商榷世俗。甚盛。甚盛。孔子曰。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以切著明也。私有望於兄焉。此月奉計牒當度江南。一日盡室行江山清華。有可數愛無良朋以共之。亦足憮然。春暄職外奉親自壽。

與孫倅書

某頓首辱書。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銘固嘗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志興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別作。然不可以書傳。某於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必告正之作一碣。立於墓門。使人之名德不泯。幸矣。子固亦近得書。甚安樂云。不來。此遂入京。恐欲知故。及此。朱氏事固如足下說。而朱祕校乃已入京者。於禮蓋亦皆如足下之說。但怒痛不能具道。此意以質於賢者耳。銘事子固。不以此罪我兩人者。以事有當然者。且吾兩人與子固。豈當相求於形迹間耶。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唯碣宜速見示也。某憂痛愁甚。十狀萬端。書所不能具。以此

思足下欲飛去可以言吾心所欲言者唯正之子耳思企思企千萬自愛

二

某辱手筆感媿近亦聞正之喪配未敢即問人生之難乃至此乎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愁但當以理遣之無自苦爲也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二年之間愁覺相仍居常忽忽不自聊勉從俗往還其心唯欲閉門坐卧耳欲仕奉見久矣況以書見趣乎親老常多病生事怵迫如坐煨屋之下不可以一日輟而不圖其能遠來千里之外乎欲足下一至廣德某當走見矣爲十日之會亦足以晤言矣或潤州亦可也諸侯面論此不復云矣正之或來潤或廣德不可復以它爲解矣某甚重去親側若正之難來此亦無所係著但至潤及廣德尤爲易耳

三

某到京師已數月求一官以出既未得所欲而一舟爲火所燔爲生之具略盡所不燔者人而已家人又頗病人之多不適意豈獨我乎然足下之親愛我良厚其亦欲知我所以處此之安否也故及此耳知與公蘊居甚適何時當邂逅以少釋愁苦之心乎且頻以書見及某自度不能數十日亦當得一官以出但不知何處耳子高當已入京不知得及相見於京師否諸不一一千萬自愛

請社醇先生入縣學書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并持之也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歛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發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二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母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告回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荅孫元規大資書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

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焉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於敝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爲媿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閣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即時報謝以忤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敢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真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又之其爲罪也大矣雖聰明寬閎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答孫少述書

少述足下某天稟疎介與時不相值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強數指不可誣唯接兄之日淺而相愛深別後焦然如失所憑兄賜問者八九奉答卒不過一再而已以吾黨之相與情誼何如爾問之密疏不足計也不然今之游交竿牘之使午行於涂豈某於兄顧不能哉此月十二日抵真州明日當舟行無事當爲朱先生敘字且賡所賦詩以寄元珍六月代去民先受郵詔爲之祭何近日

人事可嗟可恠者衆何時見兄論之春曠自重

荅王該秘校書

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唯孔子之學操行之不得取正於孔子焉而已官爲吏非志也竊自比古之爲貧者不知可不可耶今之吏不可以語古拘於法限於勢又不得久以不見信於民民源源然日入貧惡借令孔子在與之百里尚恐不得行其志於民故凡某之施設亦苟然而已未嘗不自愧也足下乃從而譽之豈其聽之不詳耶且古所謂蹈之者徒若是而止耶殆不若是而止也易子之事未之聞也幸教之亦未敢忽也

二

某頓首自足下之歸未得以書候動止而以慰左右者之憂乃辱書告以所不聞幸甚如見譽則過其實甚矣告者欺足下也其尤顯白不可欺者縣之獄至或歷累月而無一日之空屬民治以苟自免以符罰者以十數安在乎民之無訟而服役之不辭哉且某之不敏不幸而無以養故自縻於此蓋古之人有然者謂之爲貧之仕爲乘田曰牛羊蕃而已矣爲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之不蕃會計之不當斯足以得罪牛羊蕃而已矣會計當而已矣亦不足道也唯其所聞數以見告幸甚

荅張幾書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誦道而身者顧

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誦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入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恥爲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況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荅楊忱書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爲懼與媿也已又喜焉聞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背謀於四體而出於言唯志仁義者察而識之耳然尚有其貌濟其言匿其言濟其實匿者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某嘗窮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爲者顧而自忖其中則欲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俯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絕於衆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或者焯然察其有似邪夫顧而自忖其中則欲然其爲貌言也乃有以召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爲懼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某也甚有賴其爲言也可以已邪

荅陳提書

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



究其所蘊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某懦陋淺薄學未成而任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擯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尚不足與庸人爲師況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二人作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閎深要當不遺餘力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某之所聞如此其離合於道惟足下自擇之

答余京書

某行不足以配古之君子智不足應今時之變竊食窮縣而無勢於天下非可以道德而謀功名之合也今足下貶損手筆告之所存文辭博美義又宏廓守而充之以卒不遷其至可量邪顧告之非其所推褒之語不以實稱類有以不敏欺足下者孔子曰不患

人之不已知患己不知人也此亦足傷足下知人之明獨媿而已不敢當也

荅王景山書

某愚不量力而唯古人之學求友于天下久矣聞世之文章者輒求而不置蓋取友不敢須臾忽也其意豈止於文章耶讀其文章庶幾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則又欲求其質是則固將取以爲友焉故聞足下之名亦欲得足下之文章以觀不圖不遺而惠賜之又語以見存之意幸甚幸甚書稱歐陽永叔尹師魯蔡君謨諸君以見比比數公今之所謂賢者不可以其比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爲能文者而李秦伯曾子固豪士某與納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編識安知無有道與藝閑匿不自見於世者乎特以二君槩之亦不可也況如某者豈足道哉恐傷足下之信而又重某之無狀不敢當而有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聖人之言如此唯足下思之而已聞將東游它語須面盡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八

書

荅邴大夫書

與章參政書

與王宣徽書三

與彭器資書

與程公闢書

與李修撰書復圭

與徐賢良書

與楊蟠推官書二

與孟逸祕校手書九

與樓郁教授書

荅王逢原書

荅王致先生書

回文太尉書

回元少保書二

荅范岫提刑書

荅孫莘老書

荅俞秀老書

荅宋保國書

荅能伯通書二

荅蔣穎叔書

荅邴大夫書

承教并致令嗣埋銘祭文發揮德美足以傳後

感惻豈可勝言其去倦於人事惟頃見令嗣數邀請之心所愛尚不知應接之勞也不圖奄忽遂隔生死言及於此祇傷慈念然壽夭有命悲痛無補惟當以理自開釋耳無緣會晤千萬良食自愛

與章參政書

自聞休命日與賢士大夫同喜承誨示重以感媿又喜動止多福某外戶榮祿幸可以小惕而痞端稍廖即苦瘖眩投老殘年況不復久唯祝公爲時自愛勉建功業稱明主眷遇而已書不逮意思蒙忽亮

與王宣徽書

某頓首再拜阻闊門墻浸彌年月惓惓嚮往豈可勝言某屏居丘園衰疾日嬰闕於修問想蒙矜恕北都衙校偶至北山得聞北日動止康豫深慰鄙情也南北遼闊無緣進望履舄惟冀爲時倍保崇重無任禱頌之至

又

某頓首再拜留守宣徽太尉台座久遠言侍豈勝瞻仰山川阻闊修問曠踈竊惟尊體動止萬福門內吉慶新正伏冀爲國自重下情禱頌之至不宣

二

某惶恐再拜伏承屢求自佚聖上貪賢想必未遂高懷無緣造詣豈勝企仰某衰疾日積待盡丘園每荷眷記但深感切

與彭器資書

某啓數得會晤深以慰釋遠當乖闊豈勝係戀  
無緣追路且爲道自愛謹勒此以代面叙

與程公闢書

某啓比承故人遠屈殊以不獲從容爲恨更煩專使  
貺以好音豈勝感悵陰晴不常寒暄屢變尤喜跋涉  
動止安豫平字韻詩不敢違指聊供一笑集古句亦  
勉副來喻不足傳示也尚此阻闊惓惓可知千萬自  
愛以副情禱也不宣  
厚之康強必數相見久欲致書未果幸因晤語爲道  
惓惓也

與李修撰書復圭

某啓比得奉餘論殊以不從容爲恨忽復改歲豈勝  
思仰乃煩枉教慰感何可復言上九喜動止多福日冀  
別膺休命復得展晤於丘園未暇食自壽不宣

與徐賢良書

某叩首罪逆苟活向蒙賢者不以無狀遠賜存省區  
區哀感所不可言自後日欲修明而乃重煩手教先  
加撫慰重以愧惻也從是北征計一在旬月過潤去此  
甚近以几筵之故無由一至京口奉候瞻向之情可  
以意知也自別後不復治禮亦時時體中疾病諸非  
面見何可言也千萬自愛數以畫日見及幸甚尊兄支  
福不及別削也

與楊瞻推官書

某頓首推官足下辱手筆所以見教者過當不敢當

也某不爲通乎道者曰有志乎道可也方當求正乎人其敢正人乎哉讀足下之文但知畏之而已足下固嘗得賢人者而師之願造請所聞焉以私故未遑謹奉手啓不宣

二

某頓首區區之意已白左右卒不見亮而相責望加焉夫豈敢有愛哉特無以當所欲耳雖然得聞將試進其疑者亦冀足下或有以聞之不宣

與孟逸秘校手書

某頓首仲休兄足下自京師奉別於今已八九年事物之役少休息時不得馳問但增勤企忽得書乃知尚滯下邑幸得會合歡慰固無量顧忝一日之雅而以公函見賜竊慙忤不知所謂也拜見在近千萬自愛他留面陳

二

某頓首昨日以早事奉報既而且以書抵王公言今旱者皆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穀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度治所已接狀矣然民旣爲使者所沮得無貧懦力不能復自訴者乎唯念之屯田必已入城矣前治宿松事何其詳也錦鷄更求兩雌不欲忤物性耳秋涼自愛

三

某頓首數日得奉談笑殊自慰別後懷渴殊深從惟

動止萬福鵬已領得感作當有元給之直幸示下不然則魯自是不贖人矣按田良苦惟寬中自愛兩日稍寒矣尤宜自愛

四

某頓首到郡忽忽欲一詣邑奉見尚未果伏惟動止萬福歲饑如此幸得賢令君相與爲治宜不至有失所者然聞富室之藏尚有所閉而未發者切以謂方今之急閭下宜勉數日之勞躬往隱括而發之裁其價以予民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議恐不足卹在力行之而已不知鄙見果可行否幸一報有以見教幸多及屯田尊候萬福不及上狀不知端州何時可以到此欲及其將至使人以書逕之幸一爲致問示及不夕得奉見未爾自愛

五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媿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之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悔之於後自己爲多矣況足下之明邪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義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十里自愛不勝思懷也

六

某頓首辱書感慰想按田勞苦乞自愛惟下戶所得亦不多又誠可哀至於豪右雖所蠲至少未爲損也

仁明審處之而已質利甚好但其亦自質却數十千恐不免嫌謗也邑中但痛繩之豈有不從者乎按置一二人自然趨令矣日夕思一見無由聞常因檢覆至近郊能入城否或不欲入城憚請謁之煩即至近郊可示諭當走城外奉謁也

七

某頓首辱書感慰非兄之愛厚何其能勤勤不忘如此也奔走南北而事多不能如心去就之際未知所擇安能無勞於心邪不知兄代者何時到乎春暄千萬自愛以慰鄙懷也時以書見及不勝幸願

八

某頓首近別殊思渴雨不足遽止爲之奈何兩日欲作書往而私門不幸再得小功之訃愁苦豈可以言說邪元規得南信否昨日報之當更重其愛思然恐其急於得實又當走人往候之故耳前日所議云何欲以公往可否然元規方內憂暇議此否此決無害事但已之爲不可耳更裁之黃任道書煩送去無聊上問不謹幸憐察

九

某頓首幸以一日之雅而每辱以公禮見加非所望也蒙諭具曉盛意舉監若行辭不難也至於閣下治行自爲諸公所知不患無知己也惟以道自釋餘留面究也蠶麤之入今歲如何邑亡歲之凶固賢令仁佐政治之所及也竊以爲慰



與樓郁教授書

某竊區無狀每自隱度宜得罪於賢者敢圖不遺辱  
賜手筆而副以褒揚之辭乎此乃重某之不肖使不  
得聞其過惡而非所以望教誨之意也足下學行篤  
美信於士友窮居海濱自樂於箋卷之內此某所仰  
歎也

荅王逢原書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汨汨企望盛德何日無之  
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  
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  
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昨得至金陵以盡遠懷不  
宣

荅王致先生

某頓首先生足下久不見顏色傾渴無量蒙賜手筆  
存獎尤過新將頗慰民望固幸甚足下無事於職而  
愛民之心乃至於此可以爲仁矣他留面陳恣恣不  
謹

回文太尉書

某再拜留守太尉儀同台座久遠言燕豈勝悵仰山  
川阻闊又曠馳問仰惟尊體動止萬福立園衰疾候  
望無階唯比異爲時倍保崇重下情禮望之至不宣

回元少保書

某啓比承存問不敢因郵叙感日詞營從之東馳有  
悃幅專使臨門誨諭稠疊區區感激何可具言承動

止康寧深以為慰心相望數驛而衰憊日滋無緣馳詣  
但有鄉往若春三和暄和乘興遊行得陪几杖何幸如  
之未爾間伏乞良食自重不宣

二

某啓又闕修問豈勝企仰新歲想膺多福貴春各吉  
慶山川相望拘綴無緣造晤冀倍自壽重以副惓惓  
也程公闕想日得從容也

荅范岫提刑書

某啓又阻闊豈勝鄉往承誨喻示及知舟馭已在近  
關良喜動止萬福冀得瞻晤又重以喜餘非面叙不  
悉

二

某啓承營從數辱立園得聞餘論多所開釋戒行有  
日適以服藥疲頓不獲追路豈勝愧悵冒涉方遠冀  
良食自壽以慰係戀謹奉啓以代面叙

荅孫莘老書

某啓立園自屏煩公遠屈衰疾不獲奉迓仰惟營從  
跋涉勞苦謹遣人馳此奉候不宣

荅俞秀老書

某啓比嬰危疾療治百端僅乃小愈竊聞秀老亦以  
伏枕近纔康復不知營從何時如約一至乎歲盡當  
營理報寧庵舍以佇遊愒餘非面叙不悉未相見間  
自愛令弟見訪闕於從容及聞邀之已過江矣聞不  
及復來不及別幅也

荅宋保國書

某啓使人三至示以經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豈敢  
鹵莽以虛來旨所示極好尚有少疑想營從非久淹  
於符離莫異時肯顧我可以究懷未爾爲時自愛不  
宣

荅熊伯通書

某啓幸得會晤豈勝欣慰遽復乖闊實深悵戀明日  
當展親墓不獲追送瞻徼旌旆重增愧恐唯冀爲時  
自重度非久北還餘非面叙不可宣究也

二

某啓久欲相送於崇果適值展墓今日聞舟師尚次  
淮濱猶欲與七弟一往而疲備殊甚惓惓之情何可  
具言重煩誨喻感激感激沈氏書即馳送幸託婚姻  
之木豈勝欣慰冬寒跋涉自愛想公非久淹南方冀  
復朝夕會晤於此爲時自愛不宣

荅蔣穎叔書

阻闕未久豈勝思渴承手筆訪以所疑因得聞動止  
良以爲慰如某所聞非神不能變而變以赴感特神  
足耳所謂性者若四大是也所謂無性者若如來藏  
是也雖無性而非斷絕故曰一性所謂無性曰一性  
所謂無性則其實非有非無此可以意通難以言了  
也惟無性故能變若有性則火不可以爲水水不可  
以爲地地不可以爲瓜矣長束短對動來靜對此但  
令人勿著兩若了此語意則雖不曾有二邊而若

此亦是若故經曰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長爪梵志  
一切法不變而佛告之以受與不受亦不受皆爭論  
也若知應生無所住心則但有所著皆在所訶雖不  
涉二邊亦未出三句若無此過即在所可三十六對  
無所施也妙法蓮華經說實相法然其所說亦行而  
已故導師曰安立行淨行無邊行上行也其所以名  
芬陀利華取義甚多非但如今法師所釋也佛說有  
性無非第一義諦若第一義諦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以無有像計度言語起而佛不二法離一切計度言  
說謂之不二法亦是方便說耳此可冥會難以言了  
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九

啓

賀韓魏公啓

賀致政文太師啓

賀留守侍中啓

賀留守王太尉啓

賀致仕趙少保啓

賀呂參政啓

回謝王參政啓

賀章參政啓

免參政上兩府啓

荅高麗國王啓

罷相出鎮回謝啓

謝皇親叔教啓

賀鞏史館相公啓

回留守太尉賀生日啓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

回王參政免啓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回曾簽書免啓

上執政辭僕射啓

除宰相上兩府六王免啓二

回謝舍人啓

回韓相公啓

回文侍中啓

賀韓魏公啓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間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摠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 英宗以哀哀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壽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岷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其久叨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閣非敢忘於舊德遂聞新命竊仰遐風瞻望門闕不任鄉往之至

賀致政文太師啓

伏審明制閔煩安車歸憩位在三師之首名兼兩鎮之崇誕告敷聞具瞻胥慶豈惟未契竊仰高風恭惟致政儀同太師聲冠時髦至隆國棟天應時而生德

帝考實而念功蕭何漢之宗臣方叔周之元老寵靈  
莫二宜受社之難窮懇惻有加遂留質而弗獲瞻承  
雖阻企慕實深

賀留守侍中啓

伏以露章有請辭寵甚堅遂迴渙號之孚以徇撝謙  
之美爰田衍食舊鎮撫臨雖非朝廷爵以報功之心  
茲見君子廉以激貪之節高風所泊薄俗以敷恭惟  
留守太保侍中躬授將明之才出逢開泰之運謨謀  
王體秉執事樞勳庸已著於三朝寵祿具膺於多社  
惟時出處作世表儀未遑慶饋之修首辱占書之貺  
永言感戢實倍悃悃

賀留守王太尉啓

恭聞乎號崇獎者明肇建節旄再司管轄匪周邦之  
獨慰乃黎獻之交欣伏惟留守太尉朝廷偉材宗廟  
貴器華問既大寵祿用光取甘茂之十官最先諸老  
間季友於兩社乃允具瞻將壇之拜既崇公察之歸  
置晚某舊蒙識拔尚阻趨承踴躍之私實爲倍百

賀致政趙少保啓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繇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  
師保之位殿庭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  
高年之樂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亮聖時  
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  
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  
未即披承徒深欽仰

賀呂參政啓

竊聞明命登用大儒是宜夷夏之交歡豈特親朋之私慶某官以君子之器值聖人之時直道正言石投水而必受澤辭可敵行雪見覲而自消果雁夢卜之求式受鈞衡之任王功方就庶無一篲之虧國勢已安更加九鼎之重豈徒惠好過示撫謙冀同雅操之堅以稱茂恩之厚

回謝王參政啓

伏審光被上恩寵參國論明縉敷告庶位交忻歷選近衡之君疇咨當軸之輔尚尤違之敢弼則曰汝無後言欲譽問之能宜則曰子有疏附厥懷協濟乃稱具瞻當盛德之日躋攬衆材而時舉懋膺休顯允屬耆明恭惟參政侍郎秉哲在躬推仁及物善嘉謀于后學皆會於本原揚至號于庭辭必稽於典要以陳善閉邪之賴應贊元經體之求重念羈重最稱耆舊牽絲一府久承論議之餘持橐三朝常出踐更之後復四榮於並命茲竊幸於爲僚曲荷至懷先詒重問方勵同寅之志敢忘胥顧之勤

賀章參政啓

承聞大號登用正人國論所歸帝舉時當伏惟參政諫議素所蘊蓄實實在生民久於訥涇可遇明主遠大蓋存乎道術緒餘宜見夫功名胡海殘生門闥未契方士師之未立可謂曰知於樂正之有爲云胡不喜更荷誨言之無間但慚慶禮之不先



免參政上兩府啟

忽奉明經伊恭大政蒙恩則厚撫已不遑心以聖明之時尤艱輔弼之任置人或誤累上非輕內揆拙疎仰慚優渥雖已陳情而懇避猶疑渙汗之難迴敢竭咨衷更煩公議伏惟某官望隆熙世謀協睿聰儻矜一介之誠願借半辭之助使安常分無忝盛時亦所以正選用之繆恩不獨荷保全之私惠

答高麗國王啟

伏以敷疆阻闊期止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擅及國摯寶在庭逮以好音申之嘉惠眷存即厚慰感實深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修猷訓纂祭懷之舊服襲壽豈之多样莫順節宣采綴福履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罷相出鎮回謝啟

比奉制恩許還宰柄妨賢廢事但淹歷於歲時辭劇就安更叨逾於寵數受方國蕃宣之寄兼將相感儀之多在於無功是謂叨寵此蓋留守太師忠能與善美務成人顧惟疲曳之餘每賴推揚之助得紆符綬歸責立園仰玷寵光之私實踰分願之素

謝皇親叔教啟

此者叨被命書延登揆路方至神之獨運追羣聖以上行褒典所加治功宜稱顧薄材之難強豈高位之敢安甫集愧懷遽承慶問拜嘉其寵知感奚勝

賀韓史館相公啟

伏觀制命登用臣宗太也嘗與衆正欣賴伏惟慶慰  
恭惟史館相公世載賢業躬合聖時道直方而行以  
不疑氣剛大而養之無害遠專國柄實佑帝庭貪夫  
以廉惟伯夷之行是效狂者更立則成湯之舉可知  
其久曠舊恩尚竊榮祿以承流而自効知駟義之所  
歸

回留守太尉賀生日啓

閭史記時永念劬勞之報于兵傳教乃蒙慈賜之加  
仰荷眷憐豈勝感惻伏惟判府留守太尉望隆國棟  
聲冠時髦如畎畝之餘生乃門闈之舊物尚負品題  
之賜每愧愚僮敢圖恩紀之施未遺幽遠仰承嘉惠  
增激懦衷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

此者登備近司與聞大政誤膺休命良積愧懷竊念  
某早以孤生出階賤仕稍蒙推擢遂至叨逾久於侍  
從之班初乏論思之效皇明繼照符守外分亟被召  
還得參勳講已汗禁林之選更陪宰席之延據非其  
宜知有所自此蓋伏遇某官貫行忠恕啓佑善良因  
令危拙之身亦與訐謨之地敢不自致進爲之義庶  
以上同經濟之心

回王參政免啓

伏審升拜 帝恩進陪國論孚 號布宣於朝位歡言  
騰溢於士林早與明游實先慶 汗恭惟其官元精發  
秀冲氣鍾和 贊密命於三朝驚 隆名於四海大忠無

拂常深簡於上心經德不回非外移於衆口又善  
民之施果膺置勅之求方當上同扶世之獻庶以自  
免瘼官之責過煩重問曲喻至懷冀回操以就二選  
協謀而許國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此者叨被 上恩使陪國論惟才能之淺陋荷眷遇  
之特殊遜避弗容省循知畏此蓋伏遇某官道存博  
愛志務上同有許國之至懷樂推賢而與共因今孤  
拙得冒寵靈先蒙慶問之勤尤積媿頽之厚

回曾簽書免啓

伏審顯膺優詔進貳中樞伏惟歡慰某官鍾方之遠  
逢運休明夙東注於宸心克將明於王政乃實民瞻  
之地實資世濟之才明命誕敷師言咸允而刻章上  
奏辭寵更堅惟祗若於王休庶共履於邦采

上執政辭僕射啓

竊以中臺揆路之要左省侍班之崇以清茂勳乃稱  
公論某誤尸宰事久曠天工方勳莫副於具瞻豈意  
更叨於殊獎比陳愚款未賜俞音伏惟某官仁在曲  
成義惟兼善特借未辭之助庶逃虛授之尤

除宰相上兩府大王免啓二

伏奉制命特授 去 綸綍之言布宣於朝廷鈞衡之  
任摠率於臣工必收特出之才乃稱具瞻之實某叨  
塵事任參豫政機雖有許國之愚忠初無濟時之明  
效又思自強以免庶無敢圖吞注之私更冀辨章之

地方蒙曲論未獲於辭伏望某官深亮懇誠俯垂憐  
惻少借半辭之助以紓曠責之歎

二

竊以鈞衡之任寔總於百工苟非經濟之材曷暇於  
庶績其曩叨柄用已乏事功方追虛責之尤豈稱具  
瞻之實敢圖隆眷未獲固辭伏惟某官仁以酌成義  
惟兼濟願借重言之助庶逃虛授之歎

回謝舍人啓

伏審詔試公府書命帝庭茂對明綍之恩遂膺  
之賜豫遊惟舊懷慰良多舍人美行邁倫高材濟  
自翱翔於朝路實熠燿於士林乎號載揚師虞惟  
未皇贊喜特枉鳴謙感愧之私敷言曷罄

回韓相公啓

伏審祗服命書已臨使府來章得請尤欣閭里之  
舊俗去思胥慶旌麾之入伏惟某官氣凝簡厚學  
本元忠義著於三朝功名垂於一代銅臺坐鎮居多  
恬養之休棠訟日清久被仁漸之化未遑馳慶先辱  
貽書惕然汗顏俯以拜祝其為感戰實倍悃悃

回文侍中啓

伏審顯奉制書榮遷官秩暫解樞衡之密出分藩輔  
之憂伏惟某官器範曠夷才猷膚敏著三朝之茂烈  
爲一代之宗工遽辭機務之繁屢貢近藩之請詔音  
賜可顧志願之莫違寵數有加唯德功之宜稱豈期  
明哲尚屈謙虛况當成命之行允協人談言之望冀

冲守以對茂恩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啓

回賀冬啓三

回賀正啓三

賀文太師啓

謝知制誥啓

回謝館職啓

知常州上中書啓

知常州上監三啓

上揚州韓資政啓

上郎侍郎啓二

上田正言啓

上撫州知州啓

謝孫龍國啓

謝王司封啓

謝提刑啓

謝夏噩察推啓

荅交代張廷啓

賀致政楊待讀啓

荅桂帥余侍郎啓

遠迎宣徽太尉啓

上韓太尉先狀

荅程公闢議親百

回賀冬啓三

伏以七始載華三微遂著方明主撫辰之益宜哲人  
膺祉之多恭惟儀同太師一代宗工三朝壽俊適履  
新陽之盛備膺諸福之歸蜀以嬰疴阻於稱壽曉曉  
祝頌實倍等夷

二

伏以四序密移一陽來二氣驗管灰之應官書雲物  
之占伏惟某官佐主以明之材庇民以平易之政  
踐揚機要時所具瞻就功名老方益壯甫臨穀旦  
宜介多祥遐無薦壽之田第切馳情之極

三

伏以陽朋初復圭景長惟勲德之並隆宜福休之  
荐至某官材高百辟望重三朝收善世之榮名佐蕃  
王室暢經邦之遠業復荷天衢延跋台華彌增善頌

回賀正啓三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物乘引達之陽朝布始和  
之令伏惟留守司徒侍中深忠許國令德在民方穀  
旦之甫臨宜春祺之協應某方茲居里適阻造門願  
叙慶之弗遑在馳誠而曷已

二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品物時亨吉人類長伏惟  
某官元功致主茂德宣民烝庶之所詠歌神明之所  
輔相甫臨穀旦宜介吉祥稱慶未遑鳴謙遽及感銘  
之素敷叙何殫

三

肇履歲端始和治本惟國三老荷天純休伏惟身官  
抗志極高守氣甚約措之事業而盛大發為問望而  
輝光暫息价藩竹還宰席瞻馳頌願倍百等夷

賀文太師啓

伏以歲旦更始物得以生當命相布德之時乃使民  
觀象之月伏惟致政儀同太師王纘之事天降之才  
冕服命圭極上公之貴號神旗豹尾總全魏之嘉師  
宜獲相於明靈以時膺於戩穀某限以病居在遠慶  
賀無階同善頌於輿人以自輸於微志

謝知制誥啓

據非其稱慙甚於榮切以通會朝之籍於禁由出諸  
命之書於天下自昔必求平良士方今尤謂之美官  
非夫能道先王之言及通當世之務文章足以潤色  
知術足以討論一有誤居必乖衆論某素出貧賤偶  
遭盛明讀書雖勤未免是古之累更事雖久終無適  
時之才製作淹遲而不工思慮短淺而不敏有此一  
物自足窮於多士之時兼是四端豈宜辱於選臣之  
列此蓋伏遇某官以忠純翼戴以寬大甄收謂其引  
分而無求儻或負能而有待因加獎借使得超躋蓋  
大公之賜所加唯至誠之報焉稱敢不內盡致身之  
德庶以上同許國之心

回謝館職啓

奉膺明詔綜理秘文凡與交游舉同慶慰惟館閣圖  
書之府實朝廷俊乂之

或起賢良進士之高科或



出公卿大臣之列薦因循流弊稍容濫進於平時選用  
校讎多得真才於近歲差置為其謨謀之已審故不必課  
試而後知其官以其高之資加至美之行服異能於大  
衆蓋已千人積素望於明時固非一日鉅工所以極論  
而無避先帝所以特用而不疑雖列職書林於償未塞  
然奮功朝路其進可量未獲造門先承枉駕私懷感恧  
豈易敷言

知常州上中書啓

將母之求屢關於聽覽長民之寄終累於陶鎔勢則  
便安心焉震悸蓋聞抱關擊柝所以待士之為貧直  
罇蒙鏐所以處人之有疾其志卑者其獲少其能薄  
者其任輕自非審分以取容則必近刑而速謗如未  
者湮淪素業邀會時恩備官牧人既以貧而擇利奉  
使畿縣又以疾而告勞甚矣能薄而志卑宜乎任輕  
而獲少尚蒙優詔猥備方州自惟缺然何以稱此茲  
蓋伏遇某官上同一德而以寬裕處心旁燭萬情而  
以平均待物遂令疎賤亦至叨逾永惟憂國之所存  
獨可勤民而上副顧今州部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  
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  
肆惟是妾庸之舊當茲凋瘵之餘自非上蒙寵靈少  
假歲月則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畫土復墾此  
亦無逃於大譴更期元造終賜曲成

知常州上監司啓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詎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某鄙

陋之質拙跡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  
勉仕官聊盡爲貧之計苟簡歲時亦預在茲之數來  
佐群牧甫更二年數永州符就更畿縣顧神司之罷  
茲當事役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欲遂以一身之  
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及露之生成出情賢之撫按竊  
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迎  
之密里間苦聽斷之煩自非涵容少賜優假緩日月  
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寬彫瘵伏惟  
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明之杵簡在清秉久於煩使  
休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  
此賴未期望履尤切馳情願順節宣以需褒寵

上揚州韓咨政啓

某受才素卑趨世尤拙冒干從事之選積有敗官之  
憂汙由恩臨得以理去遣離大旆留止近邦惟德之  
依無時以懈整僕夫之駕方爾就途拜使者於庭遽  
然承教未忘故吏之賤加賜上樽之餘望不素然報  
將安所念當遠適顧獨長懷行願高明之才遠處機  
要坐令衰廢之俗復觀大平伏惟爲上自願副以所  
望

上卽侍郎啓二

伏蒙過采淳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  
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  
玷大常之寺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盛矣夫  
乃宜何言誤知欲觀頌訕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

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取  
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他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  
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惻惻發中臨啓  
怔忡果於得請

二

其備官有守望復無階職是簿書之憂缺然筆牘之  
獻顧惟薄陋最荷在存實賴盛恩之臨不誅苛禮之  
廢惟春且暮於氣已暄伏惟養福有經衛生無恙伏  
惟某官望隆先進德茂老成言歸典刑動應的表車  
收功於要路晚得謝於明時貴而能貧恬以養德為  
時所嚮於義可師伏惟順序節宣慰人所望

上田正言啓

謝去賓廷歸安子舍遠今旋月惟日想風會稽以之  
相仍顧勝書而不暇伏沉賢哲異稟神爽美休若  
安恬福履豐厚恭以其官剛絜不倚沈深內明逢之  
以征取位如拾朝所恃賴士相据依矧惟其盛之不  
實在可言之職廟謀中失物議否臧有足為深諒無  
回隱仰禪大政取顯官聯四面所瞻一心以養其早  
煩教育晚出薦延方茲辦裝不日臨職趨馳之地固  
未有涯茫賴之心尚安所適

上撫州知州啓

講聞風聲積有時序制刺史之天所託先人之揚國存  
仰高之心惟日為歲願職官之古守道弘講之無階  
恭惟班宣有條保養多福伏以甘小官學問事更行履

表儀比以將明之才遂當寬博之選一麾坐府猶屈於遠圖三節造府宜膺於顯數伏惟為國自愛副人所瞻

謝孫祐能圖啓

伏念某叢爾之材儻然而仕進有官謗未嘗不無私田何以自處苟安朴野之分無意賢達之遊矧勢位之嚴尊加功名之雋偉天子之所倚重士人之所取平敢干冒進之誅自廢退藏之守過蒙收引親賜撫臨因使下材得聞餘教蓋忘千乘以友賤貧之士先匹夫而輕貴富之身在古已希豈今宜有顧無報稱私用震驚比聞治舟既祖取道恨造門之獨後慚追路之不遑尚幸仁明儻存哀恕庶身於此望履何階順變于時養安以節

謝王司封啓

伏念某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顛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為是書又報答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賜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道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應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

賴全安遭會使車

按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効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 雖尚新企仰殊甚茂惟賢雋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褒陞之寵倚立以湏伏惟為上自題副人所望

謝夏 察 啓

伏審某官策之盛時收名異等以財自稱為議所歸時惟私幸之多代有同升之義惟當造請勢未暇遑敢圖高明不自重貴親存蔽館申貺華賤窺觀以思懼恐且媿咸池無賴於海鳥章甫不加乎越人夫何謙辭乃爾虛辱方且揆日以時造門

荅交代張廷訊啓

某受才無它竊邑於此更書始下已傾自附之誠賜問撫臨重荷相存之意維茲地所邈在海濱方條教之未孚得仁賢而復治恭以某人天材粹美地勅高華生逢盛時進取顯仕分一雷之土雖屈遠圖撫千室之弦坐期美政趨承在近企仰居深

賀致政楊侍讀啓

伏審得謝中樞戒歸下國孔 在事議臣雖願其留踈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絕取道阻長繫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以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既耀於將來智略之閑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任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

鎮薄其望塵非數見器則深竊冒上官之大智雅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羊音云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止

荅桂帥余侍郎啓

受才無狀馳義有年矧以先人是為雅故夫何竿蠶之問乃後門闌之廝試以賢否之分殊而又且尊之勢隔恭惟某官以挺生輔世以簡僚帥邊戎稱夏之近憂興保民之長利有紀之政當謹後世之傳無能之詞敢虛遠人之屬過蒙收引先賜拊循丹青甚微本累玉瑩之粹士不至陋猥承綈繡之華莫副推揚徒知感服念當拜賜宜在至前冀歸節於本朝得望塵於末路私懷未果善結何良深

遠迎宣徽太尉狀

伏審某官遠驅台旆南次國都朝論具依上心虛佇某阻於官制莫遂郊迎董趨命之弗遲副瞻風而已又謹奉狀攀迎

先狀上韓太尉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等筭之用有疏節以累合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愛君之擇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盡嘗沐浴於餘澤而且盪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自踈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效莫府文書之衆或以為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賴陪綠於疇昔因得頓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

粵來書以下賤不矜其行之批賢而容愚不誅其禮  
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  
汚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以懲固陋有玷將成將次  
郊關即趨牆屏其爲感喜三易談言

荅程公開議親上書

某啓言念某跂通德之門誠數仞叙宜家之慶拜  
既尺書伏承賢郎推官蘭傳芳鯉庭稟訓辱好述  
之善並見父要之彌敦鴻我之復問敢稽鵲喜之叶  
占斷言眷惟姪女未習婦以交秦晉之歡仰從嘉命  
望金張之館府愧表宗榮上所兼敷陳疇悉謹奉狀  
請伏惟照察謹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